



货郎担：慢时光里的“闪送”

从前没有外卖，没有跑腿，没有代购，没有闪送，但是上海阿姨足不出户，也能将一天的吃穿用度配齐——只要听到拨浪鼓响起来，就知道：货郎担来了。

货郎也许来自上海郊区，也许从江浙一带远道而来，共同点是挑着一副货郎担，手里摇着拨浪鼓，一边吆喝着，一边走街串巷做起小买卖。

货郎担上的东西满足你对开门七件事的全部想象——油盐酱醋、大米火油，可以论斤也可以论两零拷。拿食用油来说，从一开始的菜油，到后来的豆油，再到时髦的新事物精制油，只要你准备好玻璃瓶塑料瓶，都是可以零拷的，一勺子下去就是一斤，童叟无欺。

副食品也难不倒货郎担，卖豆腐的，卖豆腐乳的，大到巴掌大的一块嫩豆腐，小到指甲盖大的一块玫瑰豆腐乳，货郎都能给你整整齐齐码在小碗盏里，还会多舀一勺腐乳汁，拿来烧腐乳肉是最佳。

货郎担的“零拷”不限于吃——小到一根针，一卷洋线团，一枚顶针箍，一粒小朋友玩耍用的玻璃弹珠，一沓香烟牌子，一只“贱骨头”，一包橡皮筋；大到沉甸甸一只黄铜汤婆子、3米长一根晾衣裳竹竿，从日常用品到娱乐用品通通送货上门，零销量贩。

上海女性的精致与讲究，在货郎担上也有体现——一些特别的美容用品零拷同样出现在货郎担上——雪花膏、蛤蚧油、发蜡——开始还不是发蜡，是泡在一盆水里的木头刨花，泡出来的胶质粘稠，就是最古老的定型啫喱。绍兴货郎嘴里喊着“顶呱呱的银刨花”就来了，卖的时候连啫喱带刨花一起盛给主顾，用现在的话说那是相当“森”系。

到现在，上海的一些小店里依然保留着写有“雪花膏”的一个大玻璃瓶，零拷一份只需三五元，更多人零拷雪花膏不是贪便宜，而是追忆当年少女时代的一抹幽香。

每年入夏以后，弄堂里又会多了白兰花的沁人心脾，叫卖着“梔子花白兰花”的老婆婆，和叫卖着“枫泾……豆腐干！”的老爷爷，一起构成了上海小囡初夏的嗅觉和味觉记忆。

老早底的货郎担，有时候不光是送货上门，还送服务上门——家里的碗一摔二了，留着，等补碗匠过来，一根洋钉帮你搞定，补到滴水不漏；台风天阳伞吹喇叭了，留着，自然有修阳伞的来帮你整骨；平常家里用剩下来的牙膏皮、吃剩下来



白兰花的香味可以称得上“老上海味道”。摄影/种楠

的鸡胗皮甲鱼壳，也都是不扔的，拿个小袋子套好，挂在门背后，就等收废品的来回收再利用。

烟纸店：一百样都能零拷

据新闻报道，位于北梅溪路的上海最后一只老虎灶，直到2013年才告关门。之前，老虎灶陪伴上海人民已有100多年。

生于1960年前的上海人大概都有过“泡老虎灶”的经历——带好热水瓶，到老虎灶店买好筹码——通常是竹头片做成的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一瓶热水从几分钱到几角钱不等，滚水泡回来，就好泡茶或者沐浴。

而比老虎灶更受小朋友爱戴的，无疑是每条弄堂口都会坐镇着的，一家烟纸店。上海话“烟纸店”乍听起来像“胭脂店”，小时候总给我一种里面卖胭脂唇膏的错觉。又有时觉得是“燕子店”，因为她就仿佛燕子一般，筑巢栖居于弄堂口，虽然是小小的巢，里面的内容却很丰富，又很亲民，好像随时准备着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烟纸店里令小孩子眼馋的东西太多了——一张牛皮纸包起一个三角形的小包，里面可能是橄榄蜜饯，也可能是瓜子花生咸炒豆的混合零食，那就是记忆里的“每日坚果”。

烟纸店里能零拷的东西，跟货郎担一样，油盐酱醋腐乳酱菜样样有。小辰光帮爷娘打酱油，大起来了帮自己打老酒——黄酒白酒啤酒，除了红酒没有，其他颜色基本上都能拷得到。拷老酒的勺子分大大小小好几种，整齐划一地挂在墙上，样子看起来有点像现在拉面店煮面的长柄吊勺，小到一勺二两，大